

河上漂来的礼物

杨平

一九九二年的夏天，我二十岁，是“马拖403”上一名最年轻的水手。矿石装满船舱，我们从采石港出发，往盐城去。三天三夜的航程，江水在船底下流过，日子单调得像甲板上那些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木纹。

到了盐城，船泊在码头锚地，等着卸货。时间像是被拉长了，慢吞吞地磨人。同船的工友们或喝酒，或打牌，我插不进他们的热闹，也没那个心思，就守在船舱里，借着煤油灯昏黄的光看书。书是从公司借来的，翻来覆去地看，看到字迹都有些模糊了。

傍晚，我放下书，走出舱，从船尾踱到船头，风里带着水汽，凉丝丝扑在脸上。就在抬头的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了她的。

十几米外的河面上，泊着一条“淮货052”，船身静静地浮着，像是在等待什么。她在船舷边洗衣裳，素白的衬衫束在碎花裙里，腰身细细的，像初春的柳。最惹眼的是那根辫子，乌黑乌黑，粗粗长长的，随着她手中棒槌的起落，轻轻地在背上晃荡。那棒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敲打的仿佛不是衣裳，而是这一河平静的水，和我二十岁的心。

我就那样站着，忘了挪步，忘了呼吸。码头上人来人往，机器的轰鸣、人声的嘈杂，忽然间都远去了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事。天地之间，只剩下那条船，那个洗衣裳的姑娘，那根摇来晃去的辫子。

许是我的目光太重了，让她察觉到了，她抬起头来，四目相撞的那一瞬，我看见她脸颊上浮起一层薄薄的红，像朝霞落在水面上。她的眼睛亮亮的，清澈的，像是能把

人看到心底里去。嘴角那一抹浅笑，淡淡的，却让整个黄昏都温柔起来。

我慌了，耳根子烧得厉害，转身就往船尾跑。进了船舱，心还在咚咚地跳，那是二十年来头一遭——为一个人，为一个眼神，心里头像揣了只兔子。

从那天起，日子有了盼头。煤油灯还是那样昏黄，书还是那些书，可我的耳朵不再安分，总往窗外去听水声。那水声不再是单调的哗哗声，而是一句句说不出口的话，在暗夜里流过来，流过去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就起身，悄悄走到船头——“淮货052”还在，比昨天更近了些。只是船舷边空空的。

午后，她终于又出来了。还是洗衣裳，还是那根辫子摇来晃去。我远远地坐在船头，看棒槌起落，看水花飞溅，看她偶尔抬手理一理额前的碎发。那一刻，我觉得，原来不必有什么大事，不必有什么言语，远远地看着一个人，心里就会满满的，软软的。

忽然起了一阵风。一方白手帕从她身侧滑落，飘飘悠悠地落进水里，顺着水流缓缓地往我这边漂来。我心头一跳，赶紧抓起一根竹竿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捞上来。我想还给她，可是船离着还有一段距离，喊又不敢喊。眼看着她把衣裳收好，转身进了船舱，我回到自己的舱里，把手帕摊开来晾着，一遍遍地看，一遍遍地想。

手帕是素白的，一角绣着一朵小小的兰花。那兰花淡得几乎看不出来。我把它叠好，压在枕头底下，夜里睡觉前拿出来看一回。

第三天，机会来了。我们的船队要靠岸卸货，“淮

货052”也跟了过来，两条船船尾挨着船尾，近得能看清对方船上晾着的衣裳。但我一直没有看见她。卸完货就要开船了，我心里头像擂鼓，咚咚咚的，手都在抖。不能再等了。我跑回船舱，翻出纸笔，手一直抖着，写下单位的地址、邮编，还有我的名字。写完了，又觉得还应该再写点啥，可又想不出还能写什么。我把纸条叠好，包进那方白手帕里，揣在怀里出了舱。

码头上人来人往，都在忙着卸货。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到船尾，“淮货052”船舷边晾着几件衣裳，风一吹，飘飘荡荡的。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，四下看看没人，我一伸手，把那方手帕夹在她的衣夹子上。手抖得厉害，夹了好几下才夹住。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回我的舱里，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

汽笛响了。我们的船缓缓地离开码头。我从舱里探出头。“淮货052”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点，消失在河道的转弯处。我的手心里全是汗，心里头空落落的。

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我开始后悔，不该那么冒失。人家姑娘说不定在暗暗笑话我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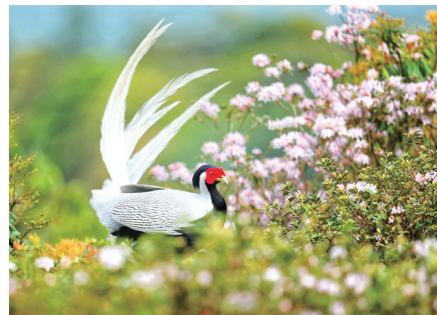
半个多月后的一天，我去公司还书、借书，工会赵主席说有自己的信。我拿起来一看，信封上没有收件人的地址，只盖着一个邮戳。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信纸，字迹清秀，一笔一划都透着认真：

“谢谢你送来的手帕。我随父母常年住在船上，今天这里，明天那里。这封信，是第一封，也是最后一封。今生或许不会再见了。谢谢你。愿你勇敢向前。”

后来我调到了机关，再没有上过船。

多年以后，我常常想起那个夏天，那条船，那根乌黑的辫子。也常常想起那封信，想起信上那句话：愿你勇敢向前。

这句话，是我二十岁时，一条河上漂来的，最珍贵的礼物。



白衣仙子 张永生 摄

楼上楼下

方玲玲

英子搬来九楼时，整栋楼都活泛起来。她见谁都笑，声音不大，却热乎乎的，像冬天里的一杯热茶。

去年，八楼也装修人住了。英子很和善地打招呼，可那个男人似乎天生不爱笑，只是一脸冷漠地点了一下头。英子也没多想，只是对家里的两个调皮儿子多了叮嘱。他们晚上九点还在疯，英子就告诫他们：“小点声，楼下有妹妹，这么晚了，要睡觉。”英子也格外小心，把桌椅脚包上了软布，拖鞋换成了软底的。可楼上楼下住着，总免不了有些声响。有一次孩子不小心碰倒了积木塔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楼下立刻在业主群里发了条消息：“九楼能不能管管孩子？吵死了。”英子赶紧加了他微信，客气地说：“真对不起，以后有问题您直接跟我说，我一定注意。”

英子工作忙，请了一位家政阿姨打扫卫生。阿姨很认真，犄角旮旯都反复擦洗。卫生间的纱窗上有许多灰尘，阿姨拿起淋浴喷头冲了起来几下，水顺着窗子往楼下滴。英子看见，立马制止阿姨，让她赶紧用抹布擦擦。楼下的男人又发信息来了：“你家怎么这么没素质，脏水淋到我家来了！”英子道了歉，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

谁知没过多久，“咚咚咚”，物业经理敲门来了，“英子，你家在干嘛，楼下又投诉了，说你往他家泼脏水，说您没素质呢！”英子有些委屈，她明明已经制止了阿姨，明明已经道过歉。不过她碰到楼下男人依然是笑脸相迎，热情打招呼。

一天，英子和男人在电梯里相遇。男人怀里抱着一个两三个月大的孩子，后面跟着他的妻子和大女儿。英子眼睛一亮，惊喜地问：“您家又添了小宝宝？”

女人笑着说：“是啊！”英子说：“难怪呢！我还奇怪呢，我想您家女儿都上幼儿园了，怎么半夜还摇摇篮呢！原来是小宝贝呢！”

女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是啊，这孩子夜里闹觉，非得摇着才肯睡。”

电梯到了。男人抱着孩子走了出去，走出两步，忽然回过头，看了英子一眼。那一眼里，没有了从前的冷漠和锋利，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轻轻点了下头。

从那以后，男人再也没找过英子麻烦，偶尔碰到了，也会嘴角微微动动，算是笑过了。

人间之境

陈姿含

不再是宇宙的开始，而是世界进化到最后的产物，它虽然拥有无上的法力，动机却并不纯粹，他造人并不是想要世界充满活力，而是因为孤独、因为想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他造出的男人和女人起初确实满足了他的期待，对他毕恭毕敬，可当他们二人在彼此的身上找寻到更实在的温暖与陪伴时，便渐渐将上帝冷落在了一旁，这种因被忽视而产生的失落与嫉妒，是多么真实而普通的人性体验，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造了这一对男女，上帝反而把自己的寂寞增加了，衬着他们的亲密，自己愈觉被排斥的孤独。”这不仅是上帝的困境，也是现实生活中许多父母、伴侣，甚至朋友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。接下来的情节更是讽刺到了极点，上帝为了挽回面子，试图用各种灾难与痛苦迫使人类回心转

意，结果却适得其反，不仅没赢得二人的臣服，反而彻底失去了他的子民。这种“上帝心态”的极致体现就是书里那句常被误读的话：“男人只是上帝初次的尝试，女人才是上帝最后的成功。”上帝自诩造物主，随意评价和操控自己的作品，却从没问过男人和女人怎么想。

在这个热衷于贴标签的时代，《上帝的梦》像一剂清醒药提醒我们：贴标签的人，往往只是另一个困在孤独里的上帝罢了。故事最后，上帝睁开眼来，发觉这场轰轰烈烈的造人、爱恨、报复、毁灭不过是一场梦，这个世界依旧虚无，他也仍是孤身一人。我感受到的不只是对人性弱点的嘲讽，更是一种深沉的悲悯。或许真正的清醒，是不再奢求成为别人世界的中心，而是学会在独处中找到内心的锚点。

